而按照一些日本学者的看法，《溪山清远图》卷的风格与南宋画风不符，从而将其判为明代的仿制品[1]。日本近代的中国绘画史研究者经过鉴定诸多流传到日本的中国画，大都赞赏南宋画的微妙光线和云雾朦胧的意境，而很少赏识以笔法为中心的表现。在日本有许多类似《溪山清远图》卷中景物的夏圭画及日本画，特别是于15世纪到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侣画家雪舟的作品《山水》长卷中，能看到与《溪山清远图》卷接近的表现和笔法。这也有可能是使日本学者怀疑《溪山清远图》卷真实性的依据之一。总之，日本学者至今认为《溪山清远图》卷是明代的摹本。然而，很多日本以外的学者都高度欣赏《溪山清远图》卷的笔法变化和画面的律动感，认为它是明代画家不可能成就的作品。透过观摩《溪山清远图》卷的表现以及其他日本以外所藏的南宋画和明画，我个人的看法已逐步摆脱了日本通见而开始怀疑明代仿造一说。不过这在日本仍属少数意见。

如上所述，夏圭山水画在日本绘画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诸多夏圭山水画流传下来的原因。这些夏圭山水画虽在过去享受到日本美术界的极大赞赏，反在最近的研究中几乎失去了以往的声誉。其实这个变化也与前述的在日本对《溪山清远图》卷之低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我想介绍两幅传到日本的夏圭山水画作为典型的例子。虽然这两幅画的功力均不如《溪山清远图》卷，但画里的景物和构图显然与《溪山清远图》卷的某些局部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溪山清远图》卷声誉的低落，有着同样内容的这些夏圭山水画的价值也随之下降，并逐渐被人淡忘。近年日本室町时代绘画史研究者山下先生开始注意这两幅藏在日本的夏圭画[2]。从画幅的尺寸和表现来看，它们似乎出自同一幅长卷。山下先生认为这两幅画的原装山水长卷肯定与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将军家所藏夏圭山水画卷（当时的文献称为“夏圭国本”）有密切的关联[3]。通过山下先生的研究，我注意到这两幅夏圭山水画的存在并开始发现它们的资料价值。它们的现状如下：

第一幅，《山水图》轴（纵106.6厘米、横43.6厘米），纸本墨画。现存畠山纪念馆。以前曾由浅野家所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按照旧的《国宝保存法》作为夏圭作品被指定为日本国宝，战后则按照新的归类被定为“重要文化财”[4]。铃木敬先生认为此画为日本画家的摹本〔参见图一至图八，图十，图十二〕。

‹1› 铃木敬先生1972年在台北故宫举办的国际讨论会上发表了“无夏圭说”，他认为《溪山清远图》卷是明代的仿造（*Suzuki Kei, Hsia Kuei and the Academic Style in Southern Song.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Taipei, 1972*）。铃木先生对《溪山清远图》卷的这些看法在日本已成为定说。后来铃木先生于《中国绘画史》（1984年）中曾修订过他对夏圭画的看法，但对《溪山清远图卷》的看法基本与以前一致。

‹2› 山下裕二：《夏珪と室町水墨画》，辻夫先生還暦纪念会编：《日本美术史の水脉》，1993年。

‹3› 根据山下的论文，日本五山僧侣正宗龙统（1429—1498）的文集中有《屏风画记》。这个画记里言及当时藏于将军家中并被标为“夏圭国本”的夏圭山水长卷的存在。“国本”在当时与“国宝”的词义相同。

‹4› 依1950年制定的《文化财保护法》，二战以前曾被定为“国宝”的文物均被重新划为“重要文化财”。然后从这些重要文化财里又再次选出新的国宝.